



爱情

金仁顺 作品

LOVE IN SUMMER

沉醉的那个夏日

所有关于爱情的事，都是闪闪发亮的。

魏微、戴来、朱文颖 三大才女作家联袂推荐！

◎金仁顺爱情小说代表作 ◎中韩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

金仁顺小说的迷人，是使人清醒而沉醉的那种迷，
是魔境而不是迷宫，呈现给读者的不是万物花开，
而是含苞待放，给人期待和某种不见芳香却可以想象的微妙。

幸福是简单而朴素的，爱情的面目却和天气一样易变。

金仁顺 ■ 作品

爱情

沉醉的那个夏日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爱情沉醉的那个夏日 / 金仁顺著. — 北京 : 新世界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5104-5279-6

I. ①爱… II. ①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07551 号

爱情沉醉的那个夏日

作 者: 金仁顺

责任编辑: 黄倩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行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编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字数: 220 千字 印张: 16.5

版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5279-6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一」痛失 001

「二」酱汤馆 005

「三」余音袅袅 011

「四」初见 014

「五」直觉 020

「六」钱,或者幸福 031

「七」山水有相逢 035

「八」米通花——情人的眼睛 038

「九」浪花的手 047

「十」时光中的一个旋涡 051

「十一」曾经和现在 059

「十二」同一个屋檐 065

「十三」昔人今日 069

「十四」城里的月光 078

「十五」无地自容 084

「十六」咖啡和伴侣 088

「十七」一片狼藉 100

「十八」生日快乐 107

「十九」如此星辰如此夜 118

「二十」艳阳天 126

「二十一」分手 136

「二十二」幸福感 148

「二十三」打开天窗说亮话 157

「二十四」妥协 167

「二十五」风乍起 180

「二十六」月光啊月光 188

「二十七」吹皱一池春水 195

「二十八」相濡以沫 205

「二十九」鹤止步 215

「三十」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221

「三十一」冷血,冷静 231

「三十二」昼果成熟 238

「三十三」神仙眷侣 249

「三十四」飞吧飞吧 259

「三十五」良辰 267





[一] 痛失

百合在火车上只睡了几个小时。她接到消息时已经没有飞机了，火车还是紧赶慢赶赶上的。

消息也是旧消息了。

她很恨自己。偏偏在那几天“蒸发”了。她的心跳得很厉害。头疼。这也不是上了火车才出现的症状，自从那天在酒吧里，她看见冯征和那个女模特接吻——

他们当时的样子就好像影视剧里的特写镜头，回忆起来历历在目。两个人相拥着，挤在窄窄的走廊里面，他们身后的墙壁涂成了蓝色，上面画着热带植物，花朵像猩红硕大的嘴唇，灯光就像淋浴花洒，从头顶上往下倾泻光雨，那个女模特肌肤白嫩，跟裸葱差不多粗细，仿佛正从冯征的手臂里面被剥出来。

百合看着他们。

“真的，”眼见为实，但百合却像听见流言似的，忍不住自问，“还是假的？”

那个模特先看到了百合，她从冯征的怀里挣出来，从另外的方向走开了。

冯征一时有些怔怔的，过了几秒钟，才看见百合。他慢慢走向百合，“我好像——喝多了。”他拿出烟来，点上。

百合看着他的手，细长的手指，淡咖啡色，那个手指曾在她身体上面弹琴，就像她真是架钢琴似的。他们对此都很着迷。

“醒醒吧。”李淑香曾经在电话里骂过百合，“你的眼睛长到头顶上了吗？他对他老婆做的那些事情你不觉得可怕，可恶？你比他的老婆更可怜。”

百合醒了过来。她没想到自己竟然睡着了。刚刚的梦境就像一个

蓝色的冰冷的湖，她在湖里游动着，奇怪自己没有腮，没有尾巴，怎么还游得那么自如、那么快。然后，百合就听见了妈妈的声音：“醒醒吧。”

火车咣里咣当地响着，人像关在铁皮盒子里面，空气有些污浊。百合下铺的两个男人，昨天晚上大家都要入睡时，他们喝啤酒，大声聊天。现在，正用鼾声比赛的方式再来干扰别人的安宁。

“母病重，住中心医院，速回。”纸条是收发室老头转给百合的，百合的手机那天从酒吧出来就扔到垃圾箱里面去了。冯征来敲门她也不开。

“你至少应该听听我的解释。”冯征说。

百合听过。冯征的话，或者说，他的表情，很有说服力。但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他的说服力也变成了表演，而且越来越拙劣。相反，百合看见的一切才真正是，铁板钉钉。

整个夜晚，百合一次次地沉入到冰冷窒息的梦湖里面，再一次次地挣扎着，浮出水面。最后一次醒来时，车厢里面，光线是青色的，百合在车厢边上的洗脸间镜子里面看见自己，黑眼圈儿，苍白的嘴唇。百合有些迟疑，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妈妈看见了，会说什么呢？离家越近，她的心跳越快，跳着跳着，心跳声跟火车行驶声交融在一起，变成了一体，她莫名其妙地害怕起来，竟然希望火车能掉转回头，重新开回北京去。

“我妈妈就像个巫婆，”有一次，她跟冯征说，“我好像不管跑到哪儿，所作所为，她就全能看见似的。想骗她，门儿都没有。”

“都是你自己幻想出来的。”冯征说。

“她很生我的气。”百合说。

“她会原谅你的。”冯征说，“等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好，她也会原谅我。”



火车站前的出租车还是一车难求。每一辆车开过来时，蜂拥过去的，都是好几拨儿人。百合带着个箱子，径直走到街边，才打到出租车。百合坐在车里，望着街道两边，新楼旧楼，笼罩在晨雾中间，那些柳树、杨树、梧桐树，枝条在风中伸展、摇摆。

百合想起几年前，自己离去的那天。树叶也是这样青葱，摇摆的。

百合拖着箱子往楼上走时，脑子有些晕沉沉的。也许已经出院了。她想。肯定出院了。她走到外科疗区时，几乎坚定了想法。

她跟护士打听李淑香的名字。护士好像还没太睡醒似的，不时地打个呵欠。她翻动患者登记簿的动作有些漫不经心。

“没有这个人。”她说。

“你看仔细了吗？再给我查一遍吧。”百合对值班护士说，“他们通知我时，明明说是在这里住院的。”

护士有些不高兴，但又翻了翻登记簿，“没有。”

“以前的登记呢？能查出来吗？”

“你问问清楚再来吧。”护士说完，低头做起别的事情来了。

百合没有手机，她看了看护士办公桌上的电话，“我用你的电话打可以吗？”

“这是内线电话。”护士爱答不理的。

“你再找找看，行吗？”百合说，“也许是弄混了，把登记牌放到别的地方了呢？”护士不理她。

“喂。”百合在护士的桌子上敲了敲。

“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儿。”护士不耐烦地扔出一句话来。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百合的耐性也用光了。

“给你找两遍了，告诉你没有这个人，你还想怎么样啊？如果病

人家属都像你这样，我们还用不用工作了？”

“什么叫用不用工作？你干的就是这个工作。”百合的声音一下子提得老高，她四下张望着，朝办公室的门牌上打量，“你们领导呢？你把你们领导找来。”

“有病。”护士低声说。

“你说谁有病？”百合转过身来，逼近护士，“你再说一句?!”护士把脸别到一边。

护士长朝这边走了过来，“怎么回事儿？”

“她要找一个叫李淑香的病人，我给她查了两遍登记牌了，没有这个病人，她还在这儿无理取闹。”

“谁无理取闹了？这是你的工作，我问的都是你工作范围内的事情，怎么叫无理取闹？”

“这种对待患者家属的态度，”百合转过头指着护士对护士长说，“你们当领导的不管吗？”

“李淑香是吧？”护士长沉吟了一下，看了百合一眼，“你是她亲属？”

“我是她女儿。”

“李淑香确实在这里住过院，不过，只有几个小时。”

百合看着护士长。

“你妈妈一个星期前已经过世了，”护士长沉吟了一下，“那天晚上正好是我当班。”百合一下子愣住了。

不可能的。

百合仿佛陷入了一个梦境里。她提醒自己掐自己的胳膊就会从噩梦中惊醒，她掐了，也确实惊醒过来了，可眼前还是浅蓝色的墙壁。像梦里的冰湖一样。她站在楼梯前面，那些阶梯下面像一口井，等着她一头栽下去。百合拖着箱子又回到刚才的医疗区。护士抬眼看她又



回来了，整个人像弓箭似的绷起来。

百合把箱子往她身前一扔，沿着走廊，挨个病房往里看。

“哎——你干什么？”护士在身后叫她。

百合径直往里走，朝每间病房里张望。她在一个病房门口停下脚步，护士长在里面，正给一个病人打针，“——血管有些收缩。”护士长使劲地在病人的手背上拍了拍，用碘酒棉在她的手背上消毒。

百合走了进去，“护士长——”护士长抬起头，看着她。

“会不会是你们弄错了？”百合问，“医院里不是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吗？张冠李戴，也许死的——是别人，被你们弄混了——”

“病人叫李淑香，”护士长看着百合，很肯定地说道，“得的是急性脑溢血，今年48岁。”

“48岁的人有好几个，不一定是我妈妈啊？”百合说，“而且，叫李淑香这个名字的人也有很多。”

“你的心情我很理解。”护士长苦笑了一下。

“你们肯定搞错了，我妈妈的身体一直很好，她是绝对不会就这么，”百合顿了顿，“——死去的。”

死？！这是个多么陌生的字眼儿啊。

“你有个弟弟吧？”护士长问。百合点点头。

“好像是叫——龙七，”护士长想了一下，“我想起来了，你叫百合，对不对？”百合再也说不出话来。

〔二〕酱汤馆

店不大，临街是店铺，三张地桌，三张炕桌，家具都是旧的，但都是实木，有种厚墩墩的朴实情怀，是要天长地久用下去，用到地老天荒的架势。

厨房是半开放式的，与前面的店铺连在一起，又同时承接着后面

的院落。锅碗瓢盆，汤匙筷子，整整齐齐地摆在那儿，几乎像一个仪式。

安平原一眼就喜欢上了小院，方方正正，铺着卵石。后面三间房子，从地面上架起半米多高，冬天保暖夏天荫凉。屋檐飞角，仿佛翅膀，从房子上面张开。门外是有三级台阶连到地面的木廊台，形成一个C形，一直连通到厨房后面。空出来的地方，有一间房，“那是浴室。”龙七说。

浴室简简单单的，和店铺厨房一样，有着浓郁家居感，一点一滴，一草一木，一生一世，万古常新的。关上浴室的木头门，回眼看见木廊台上，用粗草绳拴着棕黄色酱饼，灿烂的干红辣椒，还有一些柳条筐、簸箕，院落的边边角角，攀爬着一些爬山虎、牵牛花，枝枝蔓蔓，情趣盎然。

城市里面居然还有这样的平房，也算是不小的奇迹了。

“你怎么舍得卖的？”平原问龙七。

“说心里话，卖这个房子，像割肉一样。”龙七苦笑着说，“可我和朋友开了一个酒吧，刚开业没多久，光那边就忙得昏天黑地，这边实在照顾不了。妈妈的事情都办完了，酱汤馆不可能再经营了，总不能让这套房子这么空废下去吧？而且说句老实话，经济上面，我也处于非常困难的时候。”平原点点头，龙七很真诚。

“我看看房间，”平原指着房间的拉门，问龙七，“你不介意吧？”

“当然。”龙七主动走过去拉开房门说，“这是我们以前住的地方。”

龙七一时有些哽咽，这曾是他们住过多年的房间，他住最外面，中间是妈妈的房间，左边那间是百合的。才几天啊，人去屋空。那些喧嚣的声响和密集的气息，转眼都沉寂无声。三个房间都整洁爽气。百合一年到头在家里也住不了几天，但妈妈一直保留着她的房间，每星期打扫一回。



从小到大，龙七始终觉得妈妈更爱姐姐一些。

但李淑香不承认，总是说：“手心手背都是肉。”

三个房间是一样的面积，妈妈的房间比另外两个多了一些家具，显得拥挤一些。她的照片放在房间中央。黑白照片，相框外面披了黑纱。看到妈妈照片的一瞬间，龙七的鼻子一阵发酸，眼泪当然不能当着陌生人的面流出来，它郁结在胸腔里，一种难以形容的酸楚弥漫在心里。

“打扰了。”平原对着遗像鞠了一躬。

龙七也侧过身子，很正式地回了礼。

房间沿着一面墙摆着矮橱，矮橱上面放着大大小小几十件瓷器，还有一些女人用的发钗类的东西。

安平原走过去看了看，“这是——”

“是妈妈的妈妈的妈妈……”龙七往上比画了一下，“我说不清楚，反正是多少代以前就开始传下来的东西，等我姐姐回来后，我会让她把东西带走的，我们男人，不太适合照料这类东西。”

“你还有个姐姐？”平原转身看着龙七，“那么你卖店，是不是也要她同意呢？”

“她在北京工作，家里的事情她从来不过问。”

“原来是这样。”平原点点头。他看了一眼那些瓷器，“我虽然是男人，倒是很喜欢收集一些民间工艺品，如果我买下店铺的话，这些东西可不可以一起卖给我呢？”

“你想要这个？”龙七问。平原点点头。

龙七走过去，拿起一个罐子托在手上看了看，“这些东西很重吧？”

“如果你想靠这些东西发财，”平原笑了，“只怕要失望了。民间工艺品并不是古董，值不了多少钱的。”龙七看着平原，有些犹豫。

“我为一家民俗博物馆做收集工作，”平原笑着说，“我最清楚这

类东西的价值，它们不值什么钱。”

“这些东西也卖给你，”龙七慢吞吞地说，“你再加5万。”

“你在说哪国的笑话？”平原笑了。

“那就再加3万？”龙七说。

“开玩笑。”平原说。

“2万5？”龙七问。平原微笑着摇头，一声不吭地往外走。

“哎——”龙七又拉住他。

“还是原来讲的，25万。”平原说。

“再加1万吧？就1万。”龙七不由分说地决定，“我们成交，现在去公证处办手续。”

“哎——”平原刚要开口辩解。

龙七看了一眼手表，“现在这个时间最好，各部门都有人。”

“我还没有最后确定——”

“大男人别婆婆妈妈的了，我如果有耐心的话也可以卖个更好的价钱的。”龙七搂着平原的肩膀往外走。

他们在公证处等了一个小时才办上手续。

平原往韩国打了个电话，这是他目前能拿出来的所有的钱了。一半是他自己卖了房子的钱，另一半，是替民俗博物馆采集样品的钱。

“你不会后悔的。”龙七说，“你捡了大便宜了。”

平原倒没想捡什么大便宜，但他直觉上，也知道这个房子物超所值，他尤其喜欢那个房子里的气氛，像有什么东西，仍然活跃在那里。他想起刚辞世不久的女主人，她的灵魂不会还在那里游荡吧？

“你妈妈，”平原问龙七，“是个非常善良、优秀的人吧？”

龙七看了他一眼，“你以前来酱汤馆吃过饭？”

“那倒没有。”平原说，“我只是直觉，觉得必定是个亲切、心地善良的人，才能让那个老房子小院子如此温馨美好。”



龙七一时说不出话来，别转了脸。平原知道他动了感情，也没再多说什么。

他们办完了过户手续，龙七对每个部门都很熟。他跟平原解释，前一段时间刚为现在经营的酒吧跑过这些部门。

平原出示自己的身份证和护照时，工作人员吃了一惊。“您是韩国人？”工作人员吃惊地看了平原一眼。

平原点了点头。

“韩国人经营企业的不少，”工作人员对龙七低声说了一句，“买这样的店铺倒是不多见。”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龙七指了指公证书，“我在这儿签字吗？”

“是的，”工作人员对平原示意，“也请您在这里签字。”

平原拿出笔来签字。

“你——”出门的时候，龙七犹豫再三，问平原，“一个人住在那里不会害怕吧？”

“不会。”平原笑笑，“我小时候住的地方离一家天主教堂很近。那时候，觉得死亡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葬礼隆重又华丽。”

“那就好。”龙七的笑容有些伤感，“我可以偶尔回来看看吗？”

“当然，随时都欢迎。”

“我有些东西，过几天去取吧。”

“好的。”

“我请你吃饭。”龙七四下打量，想找个合适的地方。

“不用了，谢谢。”平原说，“买了个房子，我也有好多事情需要处理，还要回酒店收拾东西搬家。”

“好吧。”龙七说，他看了一眼平原，“——我很高兴是你住进这个房子。”

平原明白他的意思，笑笑，“那个地方永远是你的家。”

龙七点点头，骑上摩托车，风一般地从街道上卷了过去。

平原能来延吉，是因为崔岭。他们从小一起长大，上大学时虽然读的是不同的学校，但始终纠缠在一起，注定是那种扯不开撕不断的铁杆儿朋友。崔岭先被公司派过来工作，平原那段时间无所事事，房子也刚刚卖掉还债，潦倒加潦草。在崔岭的劝说下，索性扔下首尔的烂摊子，来到一个完全陌生又风情独具的城市，既清闲，又消闲地过上一阵子。

“你买了一家餐馆？”崔岭听完平原的话，吃惊地张大了嘴。

“嗯。”平原点点头，“是一家酱汤馆，开了几十年了，在这里也算是个老字号了。”崔岭看着他的表情，差点儿把平原逗笑了。

平原讲了事情的经过，在酒吧里如何遇到龙七，当时他跟别人说卖房的事情，他产生了兴趣，打听了几句，结果他成了这所房子的新主人。当然价钱也很合适，在首尔，甚至在中国更大一些的城市，这个价钱都是难以想象的。

崔岭在餐厅、厨房和后院来来回回地走了几趟，“你这个家伙，淘到宝了！”

“这个房子处于黄金地段，转手一卖，就能赚好几万。”

平原任崔岭自己兴奋，他坐在木廊台上，打量着小院。有月亮的晚上冲杯茶，在院里坐一坐，应该是很享受的。

“我来帮你把这个地方再卖出去。”

“谁说我想卖了？这个房子我要自己住。酒店的费用太高了，我本来也快住不起了。”

“你先住着吧，真卖房子也不能着急，要放长线，钓大鱼。”

平原打量着房子，越看越喜欢，一些之前没注意到的细节，比如拉门的木格图案，窗子，房间的摆设，甚至石缝里的点点青苔。

“我今天就搬过来。”



“我也搬过来吧？”崔岭看看房间，“不是有三间房吗？晚上带女人回来，也不用怕公司里的同事发现了。”

“你敢?!”平原瞪了他一眼，“我好不容易有个清静的地方，拜托你高抬贵手吧。”

“我们可是共患难的朋友啊，你刚刚有点儿富贵，就嫌弃我了？”

“富什么贵啊？”平原苦笑了一下，“我现在唯一的人生理想，就是能清静清静。”

崔岭一时无语，拍了拍肚子，“胃公公敲着鼓，唱起盘瑟俚了，今天你乔迁之喜，请我大吃一顿吧！”

“好，是应该庆祝一下。”

[三] 余音袅袅

平原和崔岭刚走，百合坐的出租车就到了。她付了钱下车，望着被关闭的酱汤馆。招牌还在，木板经过二十年的风吹雨淋，仿佛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司机叫了好几声，百合才回过神儿来。司机替她把箱子从车后备厢里搬出来，百合把钱包给司机，让他自己拿钱，她盯着酱汤馆，眼泪一串串地流了下来。她的心不是疼，而是撕裂，一个巨大无比的空洞，在她的身体内部撕开了。她甚至能感觉到心被拉扯开后，那些丝丝缕缕的纤维。

“你——没事儿吧？”司机替她把钱包收好。

百合摇摇头，拉着箱子绕到后院。那把锁头用了十几年了，拳头大的个头儿，黑乎乎的一团铁，百合从屋檐上面摸出备用钥匙，打开门进去。院子里面安静极了。阳光落到地面上，好像都能发出棉花般落地的声音。

她最后一次往家里打电话时，电话里面传来的声音还是让人不得不把话筒拿得离自己远一些的距离处，好像到店里来的客人在进行噪

门比赛似的。

“你早些时候再打过来行吗？”妈妈问。

她说好的，但晚上并未打电话过去。

那天晚上，她和冯征跟朋友们去酒吧里给他庆祝生日。冯征喝得很 High，抱着辣妹狂吻的桥段，恍如隔世。

百合拉开妈妈房间的拉门。一眼就看到妈妈的照片。妈妈在微笑着，目光和记忆中一样亲切。但相框外面多了一圈黑纱。黑纱改变了照片里的面貌，把她拉远到不可触及的远方。

“妈妈，我回来了。”百合冲房间里说。没有人回应。

以前，妈妈看见百合回家，会边用围裙擦手，边迎过来，也不着急说话，上上下下地先打量着女儿。

“怎么还这么瘦啊?!”照例要这样怪罪一声。

“流行啊。”百合故意说，“吃了好多药才减成这样儿的。”

妈妈哼一声，“从小脑子就笨。”

“可不就是嘛，遗传!”

“大婶给她拿点儿路费，”妈妈对店里的吴大婶说，“让这个人哪儿来回哪儿去。”

百合过去抱着吴大婶，吴大婶是妈妈和姥姥之间的角色。

“大婶越来越漂亮了。”

“可不是，”吴大婶笑呵呵地说，“最近用了很贵的化妆品呢。”

她们笑，进门时，妈妈已经把石锅酱汤放在炉子上了。

百合从来没想到，竟然会有这么一天，她回到家里，无人应答。她想过妈妈会老，白头发，满脸皱纹，坐在小院里面晒太阳。但即使是在想象中，妈妈也不会坐在椅子上超过十分钟，她好像一定会起身，在家里走来走去，哼着歌。

啊啦啊哩啞，索哩索哩啞，啊啦哩啞——

妈妈在惩罚我。百合想。她和冯征的关系让妈妈伤心了。



“他离婚了，是单身。”百合反复强调，好像这样，能抹杀掉什么似的。

“为什么离婚？”

“感情不和呗。”

“怎么会感情不和？他们当年自愿结婚的，不是吗？而且，连孩子都有了。”

“感情会变化的——”

“一个人，如果不能持续地爱家人，那他对别人的爱，也是很难让人相信的。”

“在北京，有些事情和这边是不一样的。”

“嗤，”妈妈冷笑一声，“北京的人不是人？是动物还是怪物？”

“你就是有偏见！”百合几乎要恼羞成怒了。

“偏见也好，正见也好，”妈妈从容不迫，从不急赤白脸，明明是赢家，倒像输家似的叹气，“——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呢。”

“是，”百合说，“我是小河，你是大海！”

事实证明，妈妈说得对。妈妈好像有一双能透视的千里眼，从第一天就看见了她跟冯征的未来。可是，她已经觉悟了啊，已经知道错了，而且下决心要结束这段感情了，为什么，妈妈偏偏要在这样一个时候离开呢？她不给百合解释、道歉、认错的机会。

“真差劲儿！”百合泪如雨下，“太差劲儿了！！”

百合穿过厨房，走到餐厅里面，在一张桌子前面坐下，环顾四周，欢声笑语忽然像看不见的植物从店铺的各个角落里蹿长出来，“老板娘——”“老板娘——”顾客喊妈妈的声音带着家人般的亲近，他们总有那么多的要求，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妈妈的身影在店里四处闪动。

百合曾经讨厌过这种情景，店铺里的酒气在顾客离开后很久也散不净，妈妈烧水刷碗筷时，会顺手在水里加上一把蒿草，随着煮开的